

至高無上的飛行員——總督將軍

· 沈運曾譯 ·

抗奧匈聯軍(Austro-Hungarians)而榮獲授勳。戰後動亂期間，他加入「國家法西斯黨(National Fascist Party)」，因表現傑出而晉任為「黑衫黨(Blackshirt)」民兵指揮官。一九二二

年十月，法西斯黨徒在羅馬舉辦大遊行，巴爾博即為主要組織的成員。由於遊行相當成功，遂將墨索里尼(Benito Mussolini)推掌至義大利政權的位置。在論功行賞時，那時已被恭稱「領袖(Il Duce)」的墨索里尼，遂於一九二六年，指派巴爾博擔任國家航空副部長(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air)，主掌全國航空事務。

巴爾博是一位內心矛盾的「法西

一九三三年七月，正如「科幻小說之父」儒勒·凡爾納(Jules verne)描述的場景一般，廿五架雙機身的薩沃亞·馬爾凱蒂(Saovia Marchetti) S-55型水上飛機，隆重而莊嚴地從義大利奧爾貝泰洛(Orbetello)的水上飛行基地升空，浩浩蕩蕩飛向白雪罩頂的阿爾卑斯山脈(Alps)，他們的目標是利用大編隊，做橫跨歐陸，並分段越過北大西洋之長程飛航。飛抵美國紐約後，再轉至芝加哥(Chicago)，到當時正在舉辦的「進展世紀博覽會(Century of Progress Fair)」會場。如果一切順利的話，他們還將一起橫越大西洋飛返家園。此一特殊非凡、野心十足的長程冒險飛行計畫，乃出自於生具超凡魅力的義大利航空家伊塔洛·巴爾博(Gen. Italo Balbo——見本刊第三九〇期〈第一位編隊越洋的將軍飛行員〉篇)。

巴爾博一生數經性命交關之厄，可謂刺激且多采多姿。他於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，出生於義大利費拉納(Ferrara)，曾在一戰中，英勇對



期銷四十萬份的美國《時代》雜誌，在1933年6月26日，以巴爾博作為雜誌封面。(圖由筆者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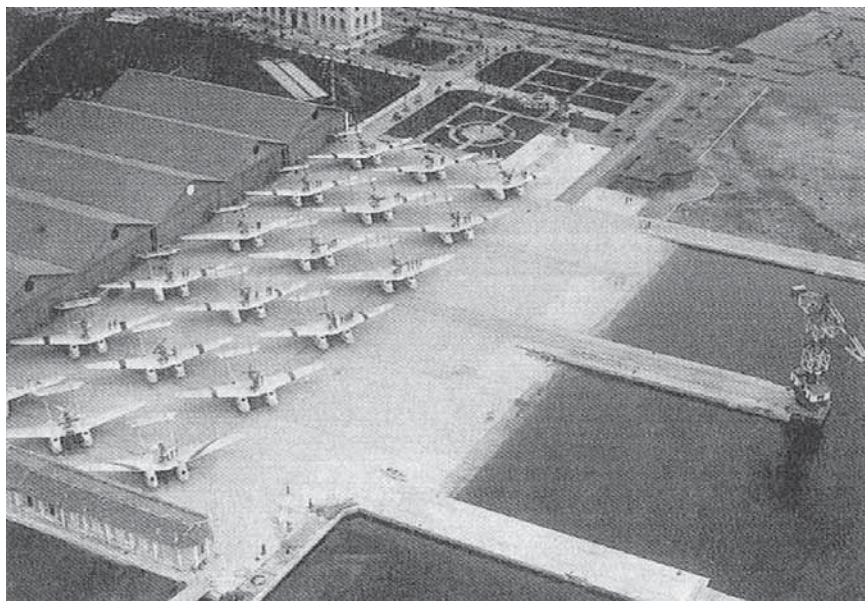
斯」信徒，由於偏袒猶太人，以及個人的反德傾向，且力辯義大利應與老夥伴英國同盟，使得他得罪許多強而有力的敵人。但在政治現實下，最終變得相信希特勒，並與德國交好，也讓義大利逐漸邁入國破家亡的噩運。

巴爾博上任後，擺在他面前的一項攸關義大利空中兵力強弱的重要決定。在其他軍種反對的聲浪中，他堅決建設獨立於其他軍種的「義大利皇家空軍(Régia Aeronautica, RA)」，並下定決心由自己學習飛行。他按照規定報名參加飛行員訓練班，並完成各項培訓項目後，成為合格的飛行員；但在史料記載中，他並不是一位特別優秀的飛行員。

當他決定要組織名為「空中巡航(Air Cruises)」的機隊，並以大編隊方式飛越大西洋，由於此項計畫龐大、航程遙遠及動員人機眾多，一時之間人們提起「巴爾博」這個人，幾乎便成為「大編隊」的同義詞。巴爾博聽取當時義大利著名航空家弗朗西斯·德皮內度(Francesco de Pinedo)許多意見，同時聘請著名水上飛機專家卡格納(Stefano Cagna)擔任其副駕駛員兼隨從參謀。

要完成一次大編隊且路程遙遠的巡航飛行，僅有個人主觀的概念是不

夠的，必須透過實際航行驗證。故巴爾博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，使用一架S-55型水上飛機，沿愛琴海至利比亞(當時為義大利的殖民地)，做了一次四千三百英里的測驗飛行。除了增進空、地動人員之技術經驗外，此行也是指向海外有潛力的買家，藉以宣揚義大利先進的航空工業，倘若成



18架之S-55X水上飛機排列於奧彼蒂羅。(圖由筆者提供)

效顯著，無疑對「法西斯」政權的領袖，增添莫大的國際聲望與光彩。

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間，這位剛晉升少將的巴爾博，率領一批特別的編隊，以五十一架S-59 Bis單引擎雙翼偵察水上飛機及十架S-55水上飛機，做長達一千七百五十英里環地中海的大編隊試航。航程劃分為六段，每段以不超過三至四小時的飛行時間為原則。選定的每一處停留點，均須足夠容納大編隊的寬闊海灣，包括供應下錨與油料補給的諸種設施。

水上飛機按中隊為單位，於五月廿五日上午，以九架一批自奧爾貝泰洛海面起飛，直奔薩丁島(Sardinia)南端的卡利阿里(Cagliari)。沿途機員們信心大增，當飛抵西班牙托爾吐薩(Tortose, Spain)之阿法魁港(Alague port)後，他們已能掌握到六十一架水上飛機同時從海上起飛的技巧，那是相當雄偉而瑰麗的場面！難怪這緊密的大編隊在通過最後造訪的港埠——法國馬賽(Marseille)時，引起萬人空巷、仰首齊觀。

在大編隊巡航成功後，巴爾博打鐵趁熱，於一九二九年

六月再來一次空中奧德賽(Odyssey)，如史詩般地環繞東地中海三千三百英里之長征。由巴爾博與德皮內度率隊，以三十一架的S-55s型機、兩架的S-59s型機及CANT-22型機一架，編隊飛經塔蘭托(Taranto)、希臘雅典(Athens, Greece)、土耳其伊斯坦堡(Istanbul, Turkey)、保加利亞瓦爾納(Varna, Bulgaria)、羅馬尼亞康士坦察(Constanta, Romania)及當時蘇聯的敖德薩(Odessa, USSR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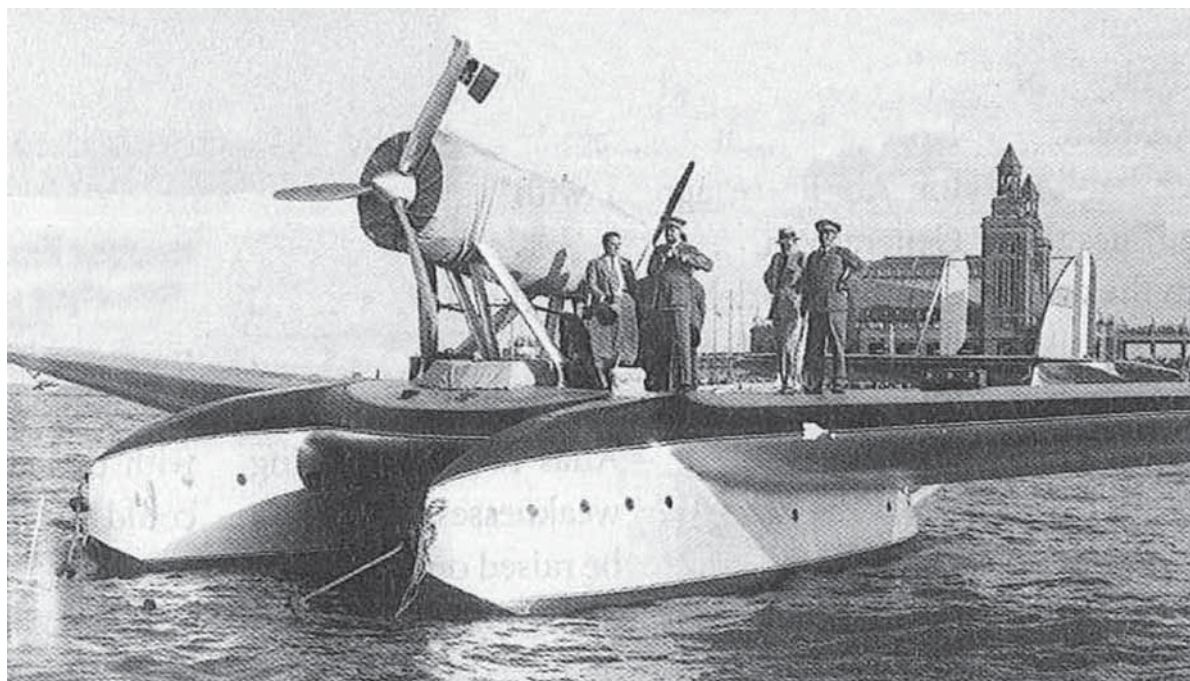
在敖德薩，形成「法西斯」主義與共產黨主義的局面，正當人們等著看熱鬧！但料想不到，這批義大利人受到出乎意料的熱烈歡迎，蘇維埃為迎接他們，甚至建立了紀念牌坊。這時巴爾博的想法已轉到他真正的目標——橫越大西洋。他的腹案是完全使用S-55s型機，以大編隊方式飛越較有挑戰性的南大西洋。

S-55s型機原本設計為一架魚雷轟炸機，如今成為巴爾博代表性的座機後，給人們的形象就如他的絡腮鬍、筆挺軍裝般的性格。該機自一九二四年首航後，便視為劃時代的產品，為懸臂式上單翼、木製雙船殼機身，三葉直尾舵，可容納四人的駕駛位於機翼前緣（後期型式則改為封閉式），四百匹馬力之雙引擎垂直縱列，置

於機翼上的鐵架頂。不論該型機的外觀有別傳統且設計奇異，卻已在航空界建立起牢固且適航的美譽，並在酬載、空速、高度與航程等方面，締造過多次世界紀錄。

後來，巴爾博因與德皮內度意見相左，遂指派另一位極具長程飛航經驗的航空員馬達萊納(Umberto Maddalena)，負責大西洋航行的計畫。馬氏自一九二八年與卡格納同駕一架S-55，營救北極汽球探險遇難之諾比烈(U. Nobile)成功後，已成為義大利家喻戶曉之英雄人物。

在遠征前的嚴苛集訓時，巴爾博在那波利(Napoli)外海的卡普里島(Capri)附近執行起飛時發生意外，差一點送掉老命！肇因係所駕飛機的一支浮筒破裂，致飛機墜沉海中四十英尺以下，所幸巴爾博奮力地游回海面獲救，逃過一劫。



巴爾博（左二）與其座機在義大利海軍碼頭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跨越南大西洋長程飛航共六千五百英里，巴爾博將之劃分為七階段，使用十二架S-55A（改用五百匹馬力飛雅特A22R引擎），及備援機兩架，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飛離奧彼蒂羅，首站為西班牙卡塔京納（Cartagena），但開頭並不順利，路上遇到強烈暴風雨，在巴里利克島（Balearic Islands）附近，數架航空器被雷雨擊壞，耽擱了四日才離開巴里利克，前往西非。然後，沿非洲海岸分段飛行，整整費時兩週之久，才飛到他們準備越洋的起飛點——葡屬幾內亞的波拉馬（Bolama, Portuguese Guinea）。起飛時間選定為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，因為這時候的氣溫最低，另因木質船殼經三週的海水浸泡而加重，他們把能夠減輕的因素都納入檢查，希望能確保攜載最大油量，以能飛抵一千八百六十五英里外的巴西納塔爾（Natal, Brazil）。

當天凌晨一時許，黑暗中引擎齊聲怒吼著，巴爾博一馬當先領頭起飛而去，但第二批在起飛中，有一架失



1933年7月，巴爾博率大編隊正飛離義大利。（圖由筆者提供）

事墜入海中，而且立即著火，一名機員喪生。沒過多久，又一架墜毀且燃起熊熊火焰，機上四名機員全數罹難，此時另外兩架S-55s型備援機立即補上，巴爾博下令加緊趕路，但災難接著而來，另兩架因機械故障而迫降於大洋中，所幸被先期在南大西洋巡

弋的義大利船艦救回，拖至巴西的費蘭多島（Fernando de Noronha），其中一架經修復後重返航行任務。經空中十八小時的艱苦奮鬥，當晚巴爾博率所餘之十架S-55s，在極度喧嘩而騷動的歡迎聲浪中，進入巴西納塔爾。一月十一日，巴爾博率領十一架S-55s飛行七小時後，到達巴赫亞（Bahia）停留四天整補，準備飛越尚未測繪地圖的巴西原始叢林，飛抵里約熱內盧（Rio de Janeiro）。他們非常恰好地與八艘義大利的輔航戰艦同步進港抵埠。此行，除了損失兩架飛機外，第三次的試航算是相當成功的。在慶祝與休憩後，機員和領隊等人搭乘船艦回國，留下他們的S-55s水上飛機，餽贈給巴西人使用。在舉世為巴爾博及義大利喝采歡呼的同時，他早已集中心力於另一次的挑戰——正式飛越北大西洋的往返航程。

接著是歷時兩年的密集準備，在最後階段轉眼到達，他們將機械維修及氣象人員，先期送至橫越大西洋的起飛點——北愛爾蘭的倫敦德里（Londonderry N. Ireland）。另一邊則派出六艘具備無線電裝備之氣象「拖撈船」，沿航線位置擔任待命救援任務。

此行由廿四架S-55Xs，加上一

架同型備援機編隊而成，全部均加裝升級之依蘇塔(Isotta-Fraschini ASSO)七五〇匹馬力新式發動機。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清晨，自奧彼蒂羅起飛。放出當年記者的一段播報錄音：「大家請看呀！多麼整齊劃一，精確地像閱兵分列式，一個編隊接一個，廿五架飛機全數通過，像一簇八支射出的利箭，一簇接著一簇，在隆隆聲中飛向亞平寧山脈(Apenines)：遠了，遠了！」這令人敬畏的編隊，於是在閃耀的日光下飛越阿爾卑斯山(Alps)，再跨過瑞士與德國，然後降落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須德海(Zuiderzee, Amsterdam)，途中有一架翻覆，造成一名機員溺斃，備援機則予補上。

翌日，巴爾博等人橫越北海及蘇格蘭(Scotland)，抵達倫敦德里。這是他們瞧見前來迎接和護航的英國皇家空軍(RAF)第二〇一中隊之「南安普敦式(Supermarine Southtons)」機群，引導來客到佛耶胡(Lough Foyle)降落。由於受天氣影響，一直等到七月五日才起飛，奔往冰島首府雷克雅維克(Reykjavik)。他們越飛越冷，氣溫迅速下降，到午後才到達指定地點。在這兒一待便是六天，天氣才勉強適飛，並飛往拉布拉多(Labrador)半

島上的卡特萊(Carwright)，這也是本次航行中最長、最艱苦的一段。沿途在大雨滂沱中爬升，他們發現迷霧濃濕得浸入座艙。巴爾博曾紀錄寫道：「我們鑽進的濃霧，濃得讓我們瞧不見自己的機翼！為避免機翼結冰之險，我們只好保持低空飛行，低到只有三百英尺。」

真令人不敢相信，整個大編隊飛行了一千五百英里，竟然沒有一架飛機落隊，或發生嚴重的機械問題。不過，巴爾博一直都在利用無線電話機，實施空中「吹點名號」，以保持龐大的編隊凝聚在一起。當年，在航行儀器極為有限的條件下，就可以單獨一架飛機橫越大西洋，就將認為是了不起壯舉的時代，何況是龐大的編隊，實在需要極為優異的飛行技術、嚴格的紀律及高度的合作精神，才能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。

七月十三日，大編隊飛至加拿大倫瑞克省的西迪亞克(Shediac, New Brunswick Canada)。翌日，馬不停蹄地續飛至蒙特婁(Montreal)。七月十五日，眼看這些水上飛機馬上便將結束最後的八百七十五英里航程，到達

美國芝加哥「世紀進展博覽會」會場了，每位機員內心的興奮自不待言。這時，繞著密契根湖(Lake Michigan)



「巴爾博日」當天，飛機編隊下錨於密契根湖。(圖由筆者提供)

四周，看見人山人海、歡欣鼓舞地迎接他們，許多義大利人更高聲歡呼「巴爾博萬歲！」不絕於耳。大編隊不遠於六千多英里而來，共用飛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又四十七分，平均空速達每小時一千兩百四十六英里。芝加哥市長當即宣讀該口為「巴爾博日(Balbo Day)」，蘇族印第安人也特頒巴爾博「榮譽飛鷹酋長(Chief Flying Eagle)」，並獻上羽毛冠，表達對此次航空員們偉大的讚譽。

經過四個晝夜慷慨的接待與豪華的飲宴後，大編隊惜別芝加哥飛至紐約。當然，在曼哈頓(Manhattan)少不了高樓的紙帶彩花的歡迎儀式，接迎這群遠道飛來的英雄。同時，巴爾博也獲邀與羅斯福總統(Franklin D. Roosevelt)共進午餐，並接受頒贈美國「傑出飛行十字勳章(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)」。

到了八月八日，他們才準備回程，由紐芬蘭的蕭羅港(Shoal Harbour)至亞速爾群島(Azores)，航行過程相當順利，但在第二天飛往里斯本(Lisbon)時，一架S-55X翻覆於海中，機員因而喪命，其餘人員於晚上才到達當地。由里斯本至羅馬的麗都—奧斯提亞(Uido di Ostia)，必須飛行一萬兩千餘英里之航程，對所有機員可

以說是一項耐力的考驗，終於他們抵達了終點。墨索里尼及成千上萬的人群，早已在海邊等著，每個人都瘋狂似的歡呼，全部都在為「羅馬凱旋」而慶祝。翌日，墨索里尼即擢升巴爾博為義大利從未任命過的空軍大元帥(Marshal of Regia Aeronautica)。

在全國一致歡慶聲中，使得巴爾博的聲望如日中天，全國各地的牆壁上似乎都已書寫著巴爾博的大名，並稱呼為「人民的英雄」。這情景看在獨裁者墨索里尼及其心腹眼裡，便覺得很不是滋味，好似這名飛行員將要變得比自己更加有聲望了。於是，巴爾博不久便發現，自己已被暗地的從義大利放逐到國外——改任為義大利殖民地「利比亞」的上將總督(Governor-Generalship)之職。後來，他曾在其領地內大聲反對，一九三五年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(Abyssinia——即今伊索比亞)，以及墨索里尼干預西班牙內戰等。

筆者單以此次越洋飛行來看，除強化飛行員的技能外，巴爾博的遠征巡航實質上的成就有二：第一，義大利的航空器成功地向世人展現其優異性能，贏得各國的爭相訂購；第二，此行也將「法西斯」政權及義大利航空科技的聲譽大為提升。至於在各軍

事家的看法，則沒有任何認同的聲音，特別是如此龐大的編隊，本質上便難於掌握，就更別說此等航行，目標過於明顯且容易遭受攻擊等弱點，但卻無人能否定巴爾博的壯舉，因為在航空史上，應該無人可以超越了。

終於，義大利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加入德國陣營，宣布與盟軍作戰。巴爾博當時仍在利比亞，正緊急籌畫殖民地的武裝力量來備戰。十八天後，英國布雷斯科(Brisco)輕轟炸機對該區實施低空轟炸，巴爾博欲將SM. 79轟炸機自利比亞的托布魯克(Tobruk)港埠降落時，不幸地在空中被友軍誤擊斃命。事後，英國皇家空軍曾發送一份唁電，電文中稱：「巴爾博是一位被命運之神選錯了邊的英勇的航空家」。巴爾博的死，雖未發現任何確證，來證明這是一場策劃好的謀殺，但陰謀理論家們，仍歸究於獨裁者墨索里尼所為。

對巴爾博多采多姿的一生而言，似乎只留下一句最簡單而諷刺的「墓誌銘」，那就是在二戰的不列顛之役，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，對一切德國的大編隊，都以他的姓氏來形容：「巴爾博來了！」